

婆婆来了,俨然成了家里的女主人

都市小说

人海中著
沈阳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余小凡是个幸运的女人,二十五岁便遇到了所有人眼中的完美丈夫。余小凡又是个不幸的女人,一年后她的完美婚姻因为寡居婆婆的介入而碎裂。让余小凡自己都不敢想的是,其貌不扬的她离婚后竟然被英俊富有的民营医院院长看中。院长到底看重余小凡什么?前夫猛然醒悟后,希望能和余小凡破镜重圆。平凡女人余小凡会把自己的第二次婚姻给谁?

[上期回顾]

其貌不扬的余小凡嫁给了帅气有为的孟建,别人都羡慕死了。而小凡的妈妈却不看好她的婚姻,理由是孟建的妈妈是个寡妇。

陈欣猜得不错,余小凡如此难受,原因就是出在她的家里,但又不是出在孟建身上,而是出在她的婆婆林建旭身上。

余小凡的婆婆两个月前来上海,住进了她与孟建的家。是孟建去接她来的,因为婆婆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单位里该办的手续也办完了,中国人讲究养儿防老,老人退休了,在老家又没有房子,自然就住到了儿子家里。

余小凡的婆婆到来后的第一顿饭,三个人是在家里吃的。

这天余小凡像往常一样准点下班回家,在路上还给孟建打了个电话,用惯常的甜蜜语气,问他:晚上能准时到家吧?想吃些什么?

余小凡是乐意下厨的——只要孟建晚上不要陪客户,能回家来吃饭。至于她的厨艺倒是很不错,用不了一小时就能端出色香味俱全的四菜一汤来。这还得归功于她在上海独自求学生活的经历。孟建就不一样了,虽然他在德国留学时也一个人生活了很久,但最拿得出手的不过是煎香肠跟咸猪肘子,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孟建就对余小凡的厨艺表示过十二万分的赞美与喜爱,俗话说得好,抓住男人的胃就是抓住了他的心,余小凡能够顺利把自己嫁出去,并且嫁得那么好,与她这一手厨艺也有着极大的关系。

余小凡最爱看着孟建坐在餐桌前将她烧的菜一扫而光的样子,男人吃饱吃好后对女人流露出的目光,其舒泰满足其暖热温存,简直可以让她融化在里面。

但这天孟建的回答却是不用说什么了,只是让她快点回家,语气非常愉快,还带着一点神秘,上次孟建用这种口气对她说,余小凡到家就收到了一份昂贵而又浪漫的礼

物,因此这个电话让余小凡心中突然充满了期待,走出地铁之后就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三步并作两步往家赶。

余小凡家住十六楼,一梯两户的格局,她在电梯里就习惯性地摸出了钥匙,自己开的门。门一开就发现屋里的灯都亮着,一股糖醋排骨的香味从厨房里飘出来,餐桌上已经放满了碟子,清炒虾仁醋溜鱼片,浮着雪白的鱼丸肉丸与金黄色肉皮的三鲜汤端端正正地放在桌子当中,再加上厨房里传出来的味道,全是孟建最爱吃的菜。

孟建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液晶屏幕上正转播着网球公开赛,他看得目不转睛,余小凡进门都没注意到。

余小凡站在门口就愣住了,叫了声“孟建”,手指着厨房,“谁在炒菜啊?”孟建转头看到她,一下子笑开了,对着厨房的方向喊了一声,“妈!小凡回来了。”

厨房里有人端着热气腾腾的盘子走出来,正是余小凡的婆婆林建旭,看到媳妇呆呆地站在门口就对她笑了一下,开口道:“哟,小凡回来了啊,还站在门口干什么?快进来坐下,吃饭了啊。”

口气是热情而周到的,就像一个最好的女主人在招呼正要进入她家的来客。听完这句话后,余小凡虽然心头隐约浮起一些奇怪的感觉,但并没有多想,只是努力让自己从惊讶中回过神来,然后对婆婆露出一张笑脸。“妈你来啦,孟建太坏了,都没跟我说,否则我今天一定会早点回家做饭的,怎么能让你一来就忙成这样呢?”

孟建已经走过去了,站在两个女人当中,四道目光一起投向他,他的脸上露出心满意足的表情来,非

常愉快,然后,一秒钟之后,他在两个女人当中侧了侧身子,并且伸出一只手来,搂住了余小凡的肩膀。

“想给你个惊喜嘛。”孟建笑着说,又把脸转向他的母亲,“妈,还有什么要帮忙的?”

“都好了,摆上筷子就吃饭吧。”林建旭的目光在余小凡肩膀上的儿子的手上停留了一秒钟,然后将盘子放在桌上,转身又要进厨房。余小凡赶紧把包放到丈夫手里,一边推他一边往厨房走去,嘴里还说,“我来我来,妈,你坐着吧,剩下的事情我来做。”

林建旭并没有阻止余小凡的意思,余小凡顺利进了厨房,但眼前的一切让她再次愣了一下,原本熟悉的一切都被重新摆过了,调味料、油瓶、酱油瓶和刀具全不在原来的位置上,就连筷桶都换了地方。

孟建也走进厨房,还问余小凡,“怎么这么慢?拿个筷子拿这么久。”

余小凡忍了一忍,终于没能忍住,转身对丈夫说:“妈妈怎么把厨房里的东西都换过地方了?我原来不是这么放的。”

孟建看了一眼厨房,很是莫名其妙地看了老婆一眼,“有什么不一样吗?我看都差不多啊。”说着走过去自行拿了筷子,“筷桶不就在这儿,走吧,出去吃饭了。”

余小凡被丈夫拉了一把,身不由己就出了厨房,婆婆正一个人坐在餐桌边等着他们,脸上倒是微笑着的,余小凡暗暗骂了自己:“余小凡啊余小凡,你怎么这么小心眼。”

三人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席间倒是有说有笑的,但绝大部分对话都发生在那对久未见面的母女之间,余小凡也想插几句,但努力了好几次都没有插进去。

不过幸好一顿饭的时间不长,

孟建胃口极好,桌上的几道菜几乎都没有剩下的,眼看三个人都快吃完了,余小凡抓紧最后的机会对婆婆示好,“妈,您烧的菜真好吃,以后教教我,我也跟您学两手,孟建说他最爱吃您烧的家常菜了。”

林建旭把一直投射在儿子身上的目光收回来,看了儿媳妇一眼,然后淡淡一笑,“不用了,以前我不在,现在我人都来了,小建的口味我最清楚了,你就不用多操心了。”说着又把目光投向儿子,“小建,你说是不是?”孟建已经把添上的第二碗饭都吃完了,这时刚伸出筷子把盘子里最后一块糖醋排骨放进嘴里,闻言只在嘴里发出含糊的“嗯嗯”两声,林建旭笑了,还伸出手指刮了一下儿子的嘴角,“你看看你,这么大的人了,吃几块糖醋排骨还弄得满嘴都是。”

餐桌边其乐融融,只有余小凡,突然觉得有些冷,好像自己突然成了这个家里的局外人,坐在哪里都不对劲。为了抑制这突如其来的慌乱感,余小凡匆忙站起身来收拾桌子,一边收拾一边道,“妈,你去看会儿电视吧,我来收拾桌子洗碗。”

孟建也站起来,习惯性地。余小凡下厨,吃完他洗碗,这是他结婚快一年养成的习惯,见余小凡收拾碗筷就自然而然要接手。没想到林建旭也站了起来,一边往客厅走一边状若随意地开口,“小建啊,我想看个中央三台,你们家电视这遥控器怎么弄啊?”

孟建回头应了一声,余小凡知趣地用手肘推了推他,“快去,妈叫你呢!”他便对她笑了笑,眼里很有感激。余小凡原本开始发凉的心缓回来一点温度,再看了一眼客厅里母慈子孝的那幅画面一眼,一个人捧着碗碟进厨房洗碗去了。

潘石屹下海,为省钱找王功权蹭电话

2

人文社会

十三叔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推荐

[内容简介]

人人都活在圈子里,穷人有穷圈子,富人有富圈子,从圈子里流出来的各种话题就演变成了各式各样的段子。

京城富人们的圈子是什么样的?他们都流行哪些段子?王中军是如何成为国内第一家上市电影公司老板的?中关村村长段永基有着怎样的狡黠和智慧?外地来京老板怎会被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装货玩得团团转?王朔金盆洗手又缘何重出江湖?让十三叔来为你八一八。

[上期回顾]

上世纪80年代,32岁的张大中用刷煤气灶做了一次赚钱实验,然后以“敢死队”般的精神敲开了电器行业的大门。

自由是个啥?自由就是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此时的北京,除了这金子般的自由,还有一样东西最难可贵——方向。方向又是啥?方向就是当你饥渴难耐时,忽然飘来悠悠奶香,即使明知含有三聚氰胺,也会义无反顾,一饮而尽。

早年的豪杰们,诸如张大中,追求自由,也追求这并不纯粹的方向。他们跌跌撞撞,卷入电器销售这个圈子,好歹有了归宿。另一个人却在一盘巨大的棋局里遨游,别人笑他太疯癫,他笑别人看不懂。

此人是个“官二代”,“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把市面上见不到的所有禁书都看了个遍。他后来被冠名为“地产思想家”,你知道的,他就是冯仑。

书读多了,冯仑成了文化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考入西北大学,后来又进入中央党校读研,30岁毕业后以正处级身份留校,历经中宣部、体改委。

冯仑的仕途本来也可一帆风顺,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他不得不离开体制,成了局外人。好比“一辆车正往前开,突然一个急刹车,有人说车上人太多,都给踹下去”,冯仑不幸被踹了下来,落荒而逃。

“官二代”无官可做,悲催。无奈之下,他找到当时京城第一商人牟其中,做了一名幕僚。

回头再说说牟其中,此人绝对是霸气外露。早年间,他因热衷商业活动,被捕入狱,其后赶上体制改革,有了用武之地。1987年公司落户北京,凭借天马行空的想法,完成了当时最不可思议的边境贸易:用中国的日用品,从苏联换回了4架“图-154M”民航客机。

如此盛气,令牟其中无所忌惮,骨子里的霸道和不讲规则,成就了他,也最终毁了他。冯仑说,有一次

在香山吃饭,为争夺一把椅子,50多岁的牟其中一记老拳,对方的嘴被打得缝了5针;走在街上见有人打架,牟其中就会高喊“打啊打啊”。

这样一个人,冯仑哪里还敢继续跟着他。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内心苦楚,惴惴不安。苦闷的冯仑不知道,此时有个在海南结交的朋友,刚从大牢里出来,走投无路,很快就会给他打一个电话。

这人多多少少说起来也算是个“官二代”,不过他爹只是区区小学校长,不提也罢。26岁的他进入吉林省委,成为宣传干部,文笔不错,又有高学历,假以时日,必定能成大器。

到了1987年,深圳一家国企来长春招人,他动心了。身边有人去深圳,听别人一通吹嘘,他对改革之风心向往之。几番进退,招录名单上终于有了他的名字——王功权。

父亲出来阻拦,关系不错的几位领导也劝他三思,眼神中流露出惋惜和担忧。对他而言,这也是艰难的选择,甚至不知道深圳在地图上的哪个角落,他犹豫再三,放弃了。

多年后的2011年夏天,他在微博上突然发布消息,说自己放弃一切,与女友私奔。身为数十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基金管理者,有此举动,令人诧异,对比多年前的犹豫,简直判若两人。

放弃南下之后,日子更加难熬了,他后悔起来,骂自己没骨气,年纪轻轻,有什么好怕的。到了1988年,海南建省,他犹如报复自己一般,果断南下,为梦走天涯。

说起来,都是上天注定。从广州到湛江的长途车上,同座也是一位年轻人,两人相视一笑,聊了起来。背景差不多,专业相同,同样来海南追梦,相谈甚欢,诞生了友谊。这个人叫刘军。

时间如流水,不久,王功权找到了工作。这是一家国营房地产公司,月薪3000元,比之前在吉林省省委宣传部的工资多了40倍。他安顿下来了,和刘军的关系也日益亲密。在公司里也交到几个朋友,又通过这几个朋友,认识了冯仑。

冯仑在海南梦想着名利双收。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冯仑被踢出局,去了南德集团。王功权好像也受到传染,竟然因为意外被关进大牢,10个月之后,无罪释放。出狱的王功权走投无路,他给冯仑打了之前提到的那个电话,说:兄弟现在没办法了,拉我一把。冯仑说:如果不嫌弃,就来南德吧。王功权说:饭都吃不上,还嫌弃个鸟,这就收拾行李去投奔你。

王功权经历了大喜大悲,看起来没什么可以失去了,有兄弟愿意收留,自然卖力。在他强大的个人小宇宙的感召下,当初在路上认识的朋友刘军也追随而来,三人在南德又相聚了。

在南德做了不久,几人很是投缘,也慢慢看出了牟其中的路数,明白了什么是生意,就决定单干。要单干,北京肯定不行,这座城市,代表着当时全中国尚未解冻的商业氛围,是权力体系和三六九等的集大成者。

要创业?重回海南。冯仑在海南还是有点人脉的,前同事易小迪、王启富,这都是现成的合作者,加上王功权、刘军,凑齐了创业五人组。半年后,黑框眼镜男潘石屹也加入了,史称“万通六君子”。

潘石屹和冯仑的经历很像。王功权刚在海南找到工作的时候,他们就通过朋友介绍,常常聚在一起吃饭喝酒。潘石屹那时候穷啊,和王功权每月净入3000元不同,他是一个从深圳漂到海南的打工仔,为了

省钱,经常跑来找王功权蹭长途电话。

如今在北京城里有钱有势的老潘,骨子里,或许从来没把自己当有钱人。

他的早年确实惨了点。刚出生的时候,父亲是右派,甘肃天水的农村,啥也没有,出身也不好,惨到极点。奇怪的是,小个子潘石屹聪明伶俐,1977年考到兰州一所中专,两年后又考进河北石油管道学院,毕业后分配去了廊坊,在单位工作了5年,也就是王功权动了南下念头的那年,潘石屹也动心了。

潘石屹南下,没有什么犹豫,他不像王功权有那么出色的理论修养,因此也少了羁绊。然而,跑到深圳之后,却发现不是天堂。

粤语不会讲,吃饭也不习惯,深圳的皮包公司让潘石屹苦不堪言。即便如此,他还是坚持了两年,想起来,不坚持又能怎样?灰溜溜地打道回府?那岂不要被人笑死。

正好有个机会,可以去海南,潘石屹再次毫不犹豫,继续南下。

那一年,冯仑在海南体改委的日子也到头了,王功权的小日子倒是过得不错,但马上要进监狱了。潘石屹呢,一无所有。

“理个发两块钱还要砍价砍成一块。晚上睡在沙滩上,还要把衣服埋在沙堆里,生怕被人偷了。在别人房间里看春节联欢晚会看了一半,便被人家赶走了。”这就是潘石屹的凄惨生涯,和另外几个后来齐名的兄弟们比起来,真是各有各的苦衷,又苦苦地熬了两年,1991年,就到了前面说的结盟创业了。

两年里,冯仑和王功权、刘军在北京跟着牟其中走江湖,潘石屹在海南打酱油。

两年后,一真一假,两个“官二代”,四个好兄弟,正式下海了。